

新報人

03

2013年12月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新聞系學生刊物

回收政策雷聲大雨點小

專用泊位未見影

黑市拾價三萬

教育 青年避談生死教育 「不得好死」

大自然村校 師生一家親

第3期 目錄

新聞專題

6 「空置」定義模糊 「家訪」次數不一
公屋回收政策多惹上訴

8 欠發牌制度 寵物善終難規管

人物

11 假如我有三天光明 徐啓明

14 被迫遷的一代鴿王 梁錦洪

16 校長命生成 盧淑姬

18 有衣食有福食
包辦伙食嚴鉅基

文化

20 獨立電影
用鏡頭記錄被遺忘的小眾

教育

22 青年避談生死教育
「不得好死」

24 大自然村校 師生一家親

體育

27 以板代鞋滑出自信 漂移板

攝影

29 璀璨夜景代價高
香港光污染嚴重

30 與社區共存的流浪貓

31 浮游在城市的浪牛

封面故事

回收政策雷聲大雨點小

專用泊位未見影 黑市抬價三萬



註冊報紙一二四二號
第四十四卷 2013年12月 第三期

督印人 郭中實
顧問 杜耀明 黃天賜
總編輯 姚文基
副總編輯 黎婉嫻 譚嘉意 林樂軒
網絡版主編 梁偉聰 唐芷晴
美術總監 陳嘉欣 薛婧
資料庫 易淑麗
發行 王方南
公關 魏綺婷 楊羨庭

編輯 王方南 梁崇碧 梁偉聰 易淑麗 張楚瑜 唐芷晴
盧于群 魏綺婷 楊羨庭

記者 鄭秋玲 黃靜薇 黃樂宜 何寶儀 黃雅盈 區敏媛
黃雅婷 陳展希 陳浩暉 余庭瑋 鄺慧敏 李慧筠
葉考欣 黃凱天 陳哲 施芊藝 孫雷 陳家恩
莊禮傑 黎明芝 李雲 李慧妍 文羨怡

出版及承印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
出版及承印地址 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
電話 3411 7461
傳真 3411 5079
網址 <http://sanpoyan.journalism.hkbu.edu.hk>
社交網站 <http://www.facebook.com/sanpoyan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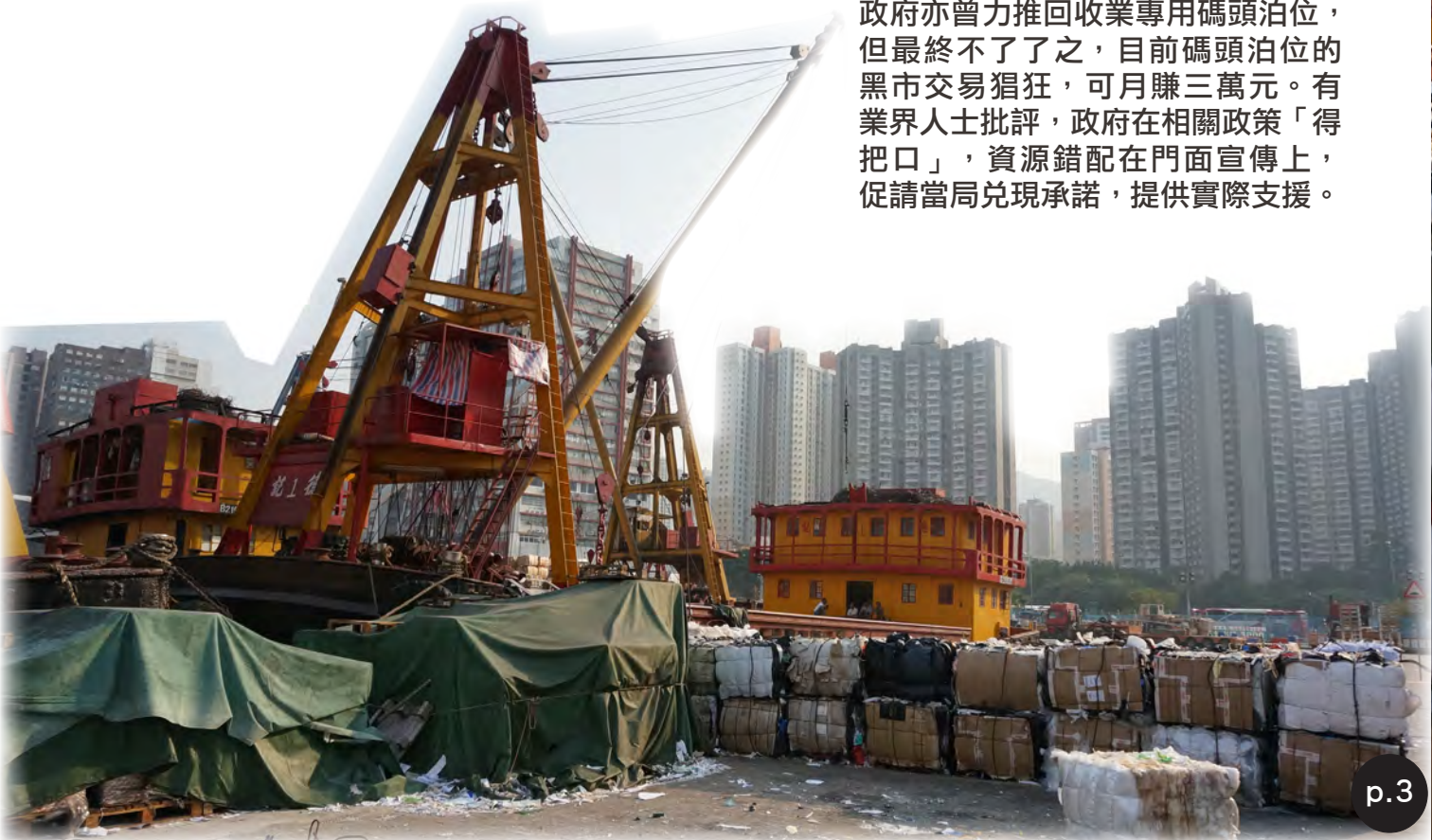




回收政策雷聲大雨點小

專用泊位未見影 黑市抬價三萬

政府大打環保旗號，五月先公布《香港資源循環藍圖》，繼有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統軍，成立由七個跨部門組成的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唱好回收業未來十年發展。政府亦曾力推回收業專用碼頭泊位，但最終不了了之，目前碼頭泊位的黑市交易猖狂，可月賺三萬元。有業界人士批評，政府在相關政策「得把口」，資源錯配在門面宣傳上，促請當局兌現承諾，提供實際支援。





▲現時三個碼頭出口港中，最貴的一次投標是 18 萬一個月，最便宜的則是萬多元。（黎明芝攝）

發記環保回收有限公司從事廢紙回收 20 多年，其經理陳先生指出，近年回收量愈來愈少，在 70 年代全盛時期，每個月廢紙回收量多達 20 萬噸，現時的回收量每個月不足 10 萬噸。他表示，租金佔總開支六成，近年升幅達三倍，由一萬元升到三、四萬元。

他慨嘆，運輸成本及油費愈來愈高，整個回收業難做，「很多行家也被迫結業，很難做到開支平衡。有時為了減輕成本，我們只能減人工」。

海陸價差八倍 乏專用泊位

香港環保
廢料再造業
總商會會長

▲劉耀成家族經營回收業 70 年。他不滿政府在提供專屬泊位上，態度消極。（黎明芝攝）

劉耀成指出，大多數回收物料會出口到鄰近國家，海路運輸是業界的重要脈絡之一。他解釋，貨船運 600 噸物料到內地，運費一般在三萬元內，用大型貨車運相同重量的物料卻要 12 萬元，費用較海運高出八倍，差額極大。

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 2012-2013》中，提出大力推動發展回收業，考慮劃出適當的「公眾貨物裝卸區」泊位，專供回收業競投。至今已近十個月，梁振英第二份施政報告亦即將發表。劉耀成表示，政府只進行過一次諮詢，「當時我們還很開心施政報告出了一個月就諮詢我們，但之後就沒有下文」，目前回收業仍要使用公眾泊位。他不滿政府態度突變，閉門造車，透明度低，隨時害業界在首次諮詢後，誤以為政府有心發展環保業，令業界投放資源，添置器材。

涉黑市交易 抬高三萬租出

劉耀成又認為，政府規定碼頭位只能公開投標，價高者得，與環保政策背道而馳。碼頭泊位每五年投標一次，「第一個投資 300 萬，但五年後價錢又會再提升，回收業難負擔」。

他補充，目前回收業被定為污染性行業，能使用的公眾泊位更少。荃灣醉酒灣的碼頭泊位，佔地 1000 平方米，約 300 平方米可用於污染性行業，「最大的問題是這 300 平方米泊位，不只限於污染性行業，其他非污染性行業都能投標」。他透露，回收業可用泊位買少見少，「有公司曾『頂價』奪得污染性行業的泊位，再抬高價錢二、三萬元，『檯底交易』轉讓給我們，對業界太不公平，最後我拒絕租用該泊位，另覓泊位」。他

▲回收業因內地嚴打進口物料等，回收量減產，以及運輸成本增加，一般利潤只有百分之十。（黎明芝攝）

建議，政府應供應少量「污染性用地」專門開放給回收業界競投，並考慮為紀錄良好的出口商續約。附帶條件為該企業須將回收物料及數量提高，帶動回收業發展。

環保園重門面宣傳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曾表示，要動員社會、政府法規及基礎建設三方面，處理互相配合，將本港的回收率由 48% 推高至 55%。對此劉耀成並不看好，相較於其他發達城市，政府會以土地、稅務、補貼等形式，支援回收業。他批評，本港政府沒有決心落實回收政策，將資源錯配在宣傳和教育，「政府是零資助，甚至是零支持，要我們自生自滅。」

專門回收木材的香港鴻偉人造板公司，在位於屯門龍鼓灘、由政府興建的環保園設廠。其助理總經理黃建澄憶述，2006 年時政府表現「有心」推動環保業，公司見狀斥資二千萬元興建廠房，換取為期 10 年的廠房用地，但園內配套甚差，「這裡唯一的好處是環保署會幫忙宣傳」。他指園址位置偏遠，運輸費用比外面回收場多，「運費一噸接近 500 元，再加上約 900 元的處理費用，每一噸都要蝕錢」。



▲黃錦星曾表示，推高本港的回收率至 55%。（李雲攝）

發記的陳先生則認為，環保園根本不切合小型企業需要。除地方偏遠，運輸成本高外，園內廠房設計規格高。廠房要選用指定物料興建屋頂，以符合環保署要求，成本至少要四百萬元，小企業無力投資。

回收業無支援

政府設立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專門為非牟利機構就回收項目，提供資助，而牟利機構就不能申請。環保署表示，截止今年一月，基金共撥款約一億一千萬元，資助逾 200 間非

牟利機構。例如，聖雅各福群會的「綠色家電環保園」，便成功申請 1,000 萬元，作為期三年的營運開支，其位於環保園的廠房更由政府出資興建。

對於會否考慮將申請對象擴至一般中小型回收機構，環保署並沒直接回應。該署僅指出，政府會向環保基金注資 50 億元用作種子基金，並成立回收業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研究合適的措施推動回收業發展，但卻沒有提供具體方案。



▲黃建澄的公司投資逾二千萬元，在環保園的廠房設置機器。（黎明芝攝）

小企業難敵霸權

回收業屬高風險行業，保險費用是眾多回收企業一大難題。過去回收業發生多宗詐騙保險金個案，保險公司不願替回收工人承保。回收公司只能通過高昂的聯保或銀行保險，為員工購買保險。有小企業不滿在保險、承包程序上，均出現大企霸權。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所有僱主必須為僱員投購僱員補償保險，若公司出示證明顯示，有三間公司不受理其員工的保險時，可參加聯保，即是由多間保險公司共同承包，但費用卻極其昂貴，一年最少要 12 萬元。

有不願公開名字的回收小型企業表示，大企業可與銀行商討，爭取用優惠價購買保險，而小企業只能經聯保投保。以替三位員工購買保險計算，購買銀行保險，一年保費只需約三萬元，較聯保便宜四倍。

業界競爭激烈，愈先得到承包消息，愈易獲取生意機會。政府沒有公開平台傳播訊息，一般大機構較易接觸政府，令政府資源和回收物料相繼被大公司承包，如工場的工字鐵等，小企業難以生存。

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商會會長劉耀成解釋，大企業員工較多，而且銀行考慮到大企業紀錄良好，多年來沒有索償保險，才得到銀行優惠保險。

「空置」定義模糊 「家訪」次數不一

公屋回收政策多惹上訴

記者 陳哲一 編輯 易淑麗

本港房屋資源寶貴，房屋署對公屋濫用情況嚴懲不貸，當中以空置公屋最為普遍。但現時房署只依賴「三個月經常持續居住」的概念，來判定公屋是否空置需要回收，令去了長時間旅行，甚至長期在外工作的住戶同樣被迫遷出，引來不滿。房署職員則回應不一，部份指會家訪十次才決定公屋是否有空置情況；有的指沒有明文規定，會視乎情況而定。



▲（陳哲攝）

出國四年不獲辯解機會

據房署統計資料顯示，每年有約400宗戶主因涉嫌丟空公屋而遭房署勒令遷出的個案。

曾小姐連同弟弟、父母居住在沙田禾輦村順和樓的四人單位內，她父母在2009年前往英國工作，供養姐弟兩人出國留學。在英國期間寄居在親友提供的居所中，四年間僅姐弟兩人於暑假會在公屋居住，父母則於四年間從未返港。房屋署在去年七月起，於三個月內通過家訪、水電錶查詢等方式判定其居所鮮有人居住，故終止其公屋租約，今年曾小姐從英國歸港後，便就這張「遷出通知書」而提出上訴。

在上訴聆訊中，曾小姐認為房署宣傳不足，自己不知道出國留學而去

空公屋，需要通知當局。而房署亦沒有明確告知她，在怎樣的情況下會面臨空置公屋的指控。而且三個月的調查時間亦不盡合理，她更質疑房署在此期間的調查方式是內部隨機決定，沒有實質的理據。

沙田區房屋事務經理呂永雄對此回應，三個月的調查時段源於之前的裁決先例，在以往案例中，三個月的調查時限為當時裁決所認可，故之後便一直沿用；而在調查時具體採用多少家訪次數、水電錶查詢次數等則依照房署內部行政慣例而定。

呂永雄續指，曾小姐畢業後雖已回港在公屋中居住，其父母仍在英國供養尚未畢業的弟弟，主要承租人亦即她的父母不在公屋內居住，其實亦已違反了有關規定。不過，再查問房署人員有關規定的細節內容時，職員

則表示需要進一步翻查政策內容，在截稿前房署仍未能提供相關資料。



▲曾小姐一家居住在禾輦村順和樓17樓，現正面臨被政府回收的命運。（陳哲攝）

空置標準不明 方式不一

朱梅葉女士是九龍竹園南村一間公屋的承租人，由於她患上認知障礙症（一般又稱腦退化症），加上行動不便，需在廣州居住治病，待病情轉好後再返港居住。期間，公屋就借給了親戚居住。房署經過水電錶的調查後，認為該單位存在丟空問題而向朱女士發出終止租約警告。

在上訴過程中，朱女士的女兒詢問如何依據水電錶標準，判定波動幅度是否在合理情況之內，房署職員表示未有攜帶相關文件而不作回應。

房署職員蕭先生指出，標準確切存在，但細節不便公眾查詢，更稱按一般依據經驗足以判斷公屋是否空置。他補充，在判定公屋是否空置時會採取至少十次家訪來配合調查。

為免失公屋 住戶寧棄工

然而，在杜先生居住的公屋上訴案例中，由於他從事的工作需要經常出海，兩年間每日在船上工作十小時，有時便在船上煮飯、睡覺而不回

公屋居住。同住的兒子也由於工作原因，在公司宿舍居住而不會回家。

上訴聆訊中房署職員表示，在採取了三次的家訪調查後發現住戶均不在家，提出警告後雖再探訪發現已有人居住，但由於其兒子並非經常居住，故亦屬違反了相關租約規定。

杜先生表示，房署家訪發現住戶並不在家而向他提出警告，他因而放棄原有工作，家庭收入每月減少千餘元，因其認為房署調查方式合理，願意配合調查。

當記者問及房署職員有無具體調查規定時，房署職員表示，沒有固定標準抑或明文規定，視乎具體個案情況而定。然而，在此事件中三次的家訪次數也與房署蕭姓職員提出的十次最低家訪次數差別較大。

標準不一成「擾民」之政

記者針對收回空置公屋調查手段詢問房署具體政策，房署未能作出明確解釋，惟表明存在既定機制，在深入調查的過程中會「因時制宜，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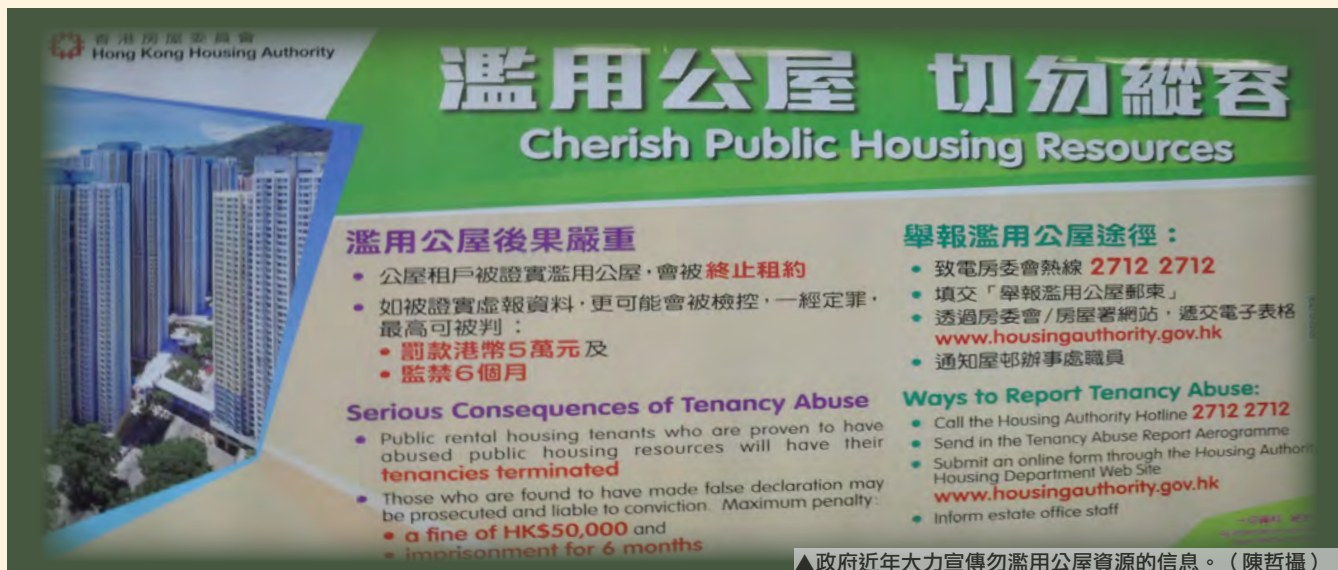
不同的策略」。房屋上訴委員會主席張達明對調查手段是否有章可循時，他一律拒絕發表評論。

香港房屋政策評議會主席鄭請發認為，在屋邨管理和濫用調查中涉及外判商的參與，假如外判商沒有依據規則行事，則可能帶來問題。

鄭認為，十次的家訪次數已經足夠，當屋邨經理親自調查的時候也會有明確記錄，不會出現調查次數不足的情況。即便需要上訴，房署也會依據既有程序處理，聽取住戶解釋。

房屋政策評議會理事周永勤指出，公屋住戶多為低收入群體，工作時間亦不穩定，又經常面臨子女外出、前往內地工作等情況，才以致有時五至六人單位僅四人居住。居民不僅要面對生活迫人，更要為房署的調查而擔驚受怕，他質疑此舉是擾民之策。

周認為，房署望藉回收政策騰出更多公屋的成效不大，倒不如由政府覓尋更多土地，用以興建公屋，才能長期地解決香港土地不足的問題。



香港房屋委員會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濫用公屋 切勿縱容

Cherish Public Housing Resources

濫用公屋後果嚴重

- 公屋租戶被證實濫用公屋，會被**終止租約**
- 如被證實虛報資料，更可能會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
 - 罰款港幣5萬元及
 - 監禁6個月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Tenancy Abuse

- Public rental housing tenants who are proven to have abused public housing resources will have their **tenancies terminated**
- Those who are found to have made false declaration may be prosecuted and liable to conviction. Maximum penalty:
 - a fine of HK\$50,000 and
 - imprisonment for 6 months

舉報濫用公屋途徑：

- 致電房委會熱線 **2712 2712**
- 填交「舉報濫用公屋郵柬」
- 透過房委會/房屋署網站，遞交電子表格 www.housingauthority.gov.hk
- 通知屋邨辦事處職員

Ways to Report Tenancy Abuse:

- Call the Housing Authority Hotline **2712 2712**
- Send in the Tenancy Abuse Report Aerogramme
- Submit an online form through the Housing Authority Housing Department Web Site www.housingauthority.gov.hk
- Inform estate office staff

▲政府近年大力宣傳勿濫用公屋資源的信息。（陳哲攝）

被照顧者都要遵守公屋政策

根據房屋署公營房屋政策乙部第七章規定，只要戶主證明到極需他人照顧，而直系家屬出示有效文件，證明與住戶的親屬關係，就即可入住該單位，並需每六個月申報居住情況。個案二中，朱梅葉女士將公屋借予她的親戚居住，自己長期在廣州治病，而沒有通知房屋署，有可能觸犯條例。戶主在未經程序的情況下，將公屋借予他人居住，將涉嫌濫用公屋指控，經屋邨或房署工作人員查實後可能面臨警告，甚至即時終止租約的懲罰。

欠發牌制度

給寵物最有尊嚴善別

1999年，政府取消寵物焚化服務，轉用堆填方式處理動物屍體。然而，很多市民都不忍心寵物死後淪為垃圾，因此愈來愈多私營寵物善終公司應運而生，提供一條龍寵物遺體運送、清潔、火化，甚至海葬和寄存骨灰服務。有區議員認為，寵物善終是特殊行業，涉及環境污染及衛生問題，政府應盡快發牌規管。

寵物善終難規管

統計處 2010 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全港有接近 25 萬住戶飼養狗貓，佔所有住戶的一成。現時，寵物屍體一般會被視為都市固體廢物運往堆填區處置。由 2009 年至 2013 年 3 月，食環署在各垃圾收集站合共收集了 40,469 具動物屍體，包括 27,106 具狗屍及 12,787 具貓屍。

寵物善終應運而生

其實在 1999 年以前，市政局轄下的堅尼地城屠場、元朗屠房和長洲屠房均設有焚化爐，為市民提供寵物焚化服務。後來，因為當時的焚化爐不合標準，當局擔心會造成空氣污染，所以全面取締，轉而採用堆填方式處理動物屍體。當年的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曾經表示，堆填是一種「可以接受的臨時安排」，但 15 年過去，「臨時安排」一直沿用至今。

由於目前本港沒有埋葬寵物屍體的墳場，亦沒有公共動物火化服務，主人若不忍心將已過身的寵物棄置於堆填區，任由牠們與垃圾長眠，就只好光顧私營寵物善終公司。

飼養貓隻多年的林凱彤表示，寵物善終服務對主人來說十分重要，「因為我們視寵物為一家人，牠們的離世會令我們非常傷心」。作為主人，她希望可以用類似人類葬禮的方式安排寵物的身後事，「讓牠們走得安詳點」。

設火化場涉違地契

私營寵物善終公司近年發展蓬勃，記者在網上共找到九間寵物善終服務公司，其中七個地址在工業大廈，並均設有火化場。現時，寵物火葬場只由環保署和食環署分管火化爐排煙和衛生問題。對於在甚麼場所方可設置火化爐，地政總署則沒有清晰界定，要視乎個別地契而定。

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主席何鉅業表示，火化場設於工業大廈，爭議在於工業用途的定義。一般工業樓宇只要在不超過法定污染指數的情況下，是容許承受煉鐵、燃燒化學物、高溫熔爐等一般工業生產程序。

不過，焚化動物屍體可否納入工業生產就未曾有定案。他認為，政府對動物善終火化場無明確規管，令業界無所適從。

記者向位於觀塘泰豐工業大廈的「寵樂緣」，查詢該火化場的設置是否符合地契時，職員不置可否，僅表示「政府有派人上來視察過，但都無問題，應該是容許的」。另外，有公司稱旗下的寵物火化場設於自置物業之內，不受政府規管，請顧客放心使用其服務。地政總署回應指這是誤導市民，因為即使是自置物業亦受地政處監管，業主仍要符合物業的入伙紙上的規定。

目前全港只有五個焚化爐獲環保署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發出的

指明工序牌照，均不是用作焚化動物遺體。食物及衛生局表示，用作焚化動物遺體的設施屬小型設備，處理能力均低於每小時 0.5 公噸，故此不屬條例規管的指明工序，亦無需檢測設施排出氣體的成分。不過，該等小型設施的排放，仍需要符合《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的要求，其排放不可以對鄰近居民造成空氣污染及滋擾。

屬特殊行業 應發牌監管

在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3 月期間，多個政府部門共收到 100 宗有關寵物火葬服務的投訴，主要涉及排放黑煙或產生臭味，該等火化場分別位於九龍灣、觀塘、葵涌及油尖旺。而環保署就市民的投訴巡查後，只提出過五次檢控。

政府認為，現有條例已足以規管寵物火化爐運作引起的空氣污染及公眾衛生問題，不擬另行訂立牌照制度。油尖旺區區議員楊子熙批評，單靠《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和《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監管寵物火葬服務是不足夠的。

他認為，政府現處於被動位置，在收到市民投訴後由相關部門巡查，發現有違例才執法。其中，有關衛生滋擾的投訴由食環署調查；有關排放黑煙或產生臭味的投訴由環保署處理；涉及違反地契條款則由地政總署執法，各部門各自為政，有礙監察效率。

楊子熙又指，寵物火化是一個特殊行業，帶有厭惡性，而且處理動物屍體要有專業的方法，若過程中處理不當則有機會引起衛生問題，服務質素和職員健康都難有保障。他認為，市民對寵物善終服務的需求愈來愈大，「政府應隨社會發展需要而發牌，不可以原地踏步」。



▲「寵樂緣」網站展示該公司在工廠大廈內設置寵物火化爐。(網絡圖片)

任撒骨灰「無王管」

記者曾到訪位於觀塘泰豐工業大廈的「寵樂緣」，查詢各項寵物善終服務，被職員推介使用寵物海葬服務。他解釋，政府有指定海域讓市民撒寵物骨灰，公司每年會訂幾個日子帶客人出海，但今年天氣不穩定，如果現在申請服務，最快明年才能出海。及後，記者再次致電查詢，質疑寵物海葬合法性，職員重申並無違法，更指出多數會在東坪州撒灰，「人的海葬地點，寵物都可以用，都只是骨灰」。

另一家位於長沙灣泰昌工廠大廈的「香港寵物紀念館」，則不設寵物海葬服務，職員指「這是非法的，我們不做的，但不會評論同行做法」。

事實上，現時並沒有法例列明寵物海葬是否合法，而在本港海域撒寵物骨灰會否當作亂拋垃圾，各政府部門均無正面回應。食環署表示，轄下的人類海葬服務並不適用於寵物，所以不存在人類海葬點適用於動物之說，暫時亦沒有計劃加設寵物撒灰服務。而現行《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及其附屬之《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的相關清潔法例，並不適用於撒動物骨灰入大海。

漁農署則表示，該署和食環署均不負責管理海上撒寵物骨灰，要求記者向海事處查詢。海事處回應指，香港海事條例和附屬法例，不適用於有人把寵物骨灰撒進香港水域，亦不清楚如何介定寵物海葬合法性。環保署亦指寵物海葬問題並非其管轄範圍。



▲ 擺放骨灰的靈位，猶如格仔鋪，價錢依行數位置有高低。（鄭秋玲攝）



▲ 一般寵物善終服務流程。（「寵樂緣」宣傳單張）

假如我有三天光明

「我仍記得一般的顏色，像紅色、綠色、藍色……太複雜的顏色卻已經記不起了，我記憶中的色彩都是黑白分明的。」

徐啟明

試想像一個黑夜，人人都在回家的路上，大街小巷黑壓壓的堆滿了人群，馬路上的車輛排成了一條又一條的長龍，萬家燈光揚起陣陣的炊煙。突然，全城燈火通通滅了。由燈火通明到剩下天邊的圓月與碎星，再到四周伸手不見五指—失明，就是這種挾着恐懼，令人「天地頓暗」的疾病。有人卻無懼黑暗，從盲人學校到聖保羅書院，再到香港大學，最後於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畢業後任職中英翻譯員，並一直著書、寫專欄。他就是徐啟明，一個屬於光明的名字。



人來人往的地鐵站，身材瘦弱的徐啟明扶着紅白相間的「盲公竹」安靜地站在一角等候。一路上他教導記者如何帶領視障人士走路，並提議到海旁訪問。「海邊風景好，拍照也容易取景，啊……雖然我看不到。」說畢，他微笑地走到了海邊。

「色彩都是黑白分明」

人生前八個寒暑，小啟明與其他小朋友一樣能透過明亮的雙眼張看世界：七彩的花、藍天白雲、媽媽的臉，但這段「視覺回憶」對於現年 55 歲的他而言，這段回憶似乎已一點一點的離他越來越遠。「我仍記得一般的顏色，像紅色、綠色、藍色，太複雜的顏色卻已經記不起了，我記憶中的色彩都是黑白分明的。」

八歲那年，小啟明雙眼發紅劇痛，經醫生診斷後發現是急性青光眼，自此就漸漸失去視力。他說：「當時年紀小，連恐懼是什麼都不知道，只感受到家人的焦急。」回憶雖然模糊，但數十年後的這夜他仍未忘記母親當時是如何背着他，在夏季中，

一步一步踏着過膝的雨，走遍灣仔、北角、柴灣。

觸覺帶我走過知識的道路

徐啟明從此失去視力，但他深信透過閱讀和學習能夠自強，儘管失明，他仍可以透過知識武裝自己。提到閱讀，他難掩興奮的語氣，談起了笛卡兒：「我看他的傳記，『我思故我在』震撼了我，後來我把它改成『我思故我明』，取其二字，替自己改一個筆名，叫『思明』。『明』有懂得和知道的意思，同時意味著看見。我在感觀上雖然不能見到，卻在心靈上卻得到認知。」

他扶着「盲公竹」迎著海風，回想起年輕時自己從盲人學校轉到普通中學的經過。「當時的數學教科書沒有盲人的點字書，我獲得了不同人的幫助：盲人學校的老師為我造了數百張可觸摸的圖表，同學和鄰居把中三至中六數學教科書的內容一字不漏地讀給我聽。」

說罷，徐啟明掏出隨身的點字機，說：「就是這六點組成了我們的語言」。那個手掌一般大的點字機及凹凸凸凸的點字，就如同麻雀牌中「六筒」，那六點不是冰冷的鐵，而是失明人士對知識的渴求與追求。



▲徐啟明多年前曾著書分享盲人的感受與困難。(黃雅婷攝)

失去有時也是一種獲得

徐啟明認為，失明只是一項特徵，不同的人由種種不同的特徵組合而成。「你在形容一個人的時候，你可以說他是男人還是女人，而失明就是這樣的一項特徵。」他認為，失明令人少了光影的衝擊，卻比普通人用多了不同的感官。「我沒有欣賞視覺藝術的經驗，但我認為美的本質就是和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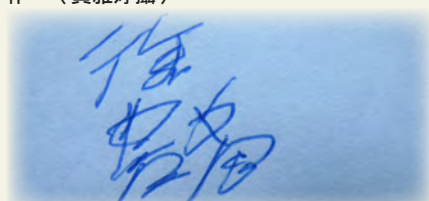
他喜歡聽清晨小鳥的叫聲、和諧的鋼琴曲、也喜歡嗅山上清新的空氣和觸摸嬰兒的肌膚。他認為，人太倚重視覺，難免『牛嚼牡丹』，應平均使用其他感官，連帶我們的心去體驗真正的美。半晌，他幽默地說：「還有沒有其他的獲得呢，啊！我現在坐車有兩元優惠，算得獲得嗎？哈哈！」

無語問蒼天 只求隨心而行

「我一路走來面對過許多傷心的事。我也曾問過上天，為什麼偏要給我那麼多的路障。」性格溫和的啟明於年輕時也曾擁有一顆憤怒的心。當



▲點字由六點組成，方便盲人日常學習與工作。(黃雅婷攝)



▲憑着僅有對「文字」的記憶，徐啟明在書的一角簽上名字。(黃雅婷攝)

時他陪一些同樣有視障的青年人去找學校。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拍門，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令樂觀的他也感到無比失望。徐啟明的世界沒有白天也沒有黑夜，卻有風雨也有晴。「如果可以選擇，我並不想當翻譯員，我一直很想做社會研究。可是有些時候根本沒有這個機會，亦不會有人給予你這個機會。」

海倫凱勒的自傳曾提及健全的人應該要更珍惜自己的視力，切勿視之為理所當然，要當自己只有三日視力，感受生命的美。假如突然有三天光明，徐啟明想做甚麼？

「我最想看看熟悉的東西：我家的裝潢好看不、我平時常用的漱口杯是什麼顏色、我的家人和同事是甚麼模樣的。我想看看這些一直陪在我身邊的人和事。」他表示，這三天想看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過馬路時伸出的腳，看看自己書寫中的手，看看吃飯時的碗筷等等。「我有位朋友，經過手術後重見光明，但他在過馬路時仍是選擇合上眼睛去聽紅綠燈的聲音。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

四步助盲人

問：先詢問視障者是否需要引導。

拍：如果需要引導，可輕拍視障者的手背，讓視障者先知道我們的位置，再輕扣我們的手肘部位，接受引導。

引：在一般路段進行引導時，可走在視障者的斜前方，保持半步至一步的距離；當上下樓梯時，可走在視障者的前方，在上落階級時先停頓，並在的第一階和最後一階時告知視障者；入座時，可引導他們的手輕觸椅背、椅把或桌子，讓他們知道桌椅的相對位置。

報：在引導的過程中，盡量把報路況報給視障者知道。

訪問過後

其間，徐啟明曾為自己人生打上70分。訪問過後，記者再三回想：那30分並不是失分，而是他將之轉贈到其他盲人身上，燃點他們的希望，使他們和自己一樣活得精彩。這時天全黑了，要離開變色的天與海，回到人來人往的地鐵：鮮紅色的磚，路人七彩的衣裳，地下鐵裡燈火明亮，每一次自黑暗回到光明，其實都應該感恩。然而如果只有三天的光明，我們最想看見甚麼？

被迫遷的一代鴿王 梁錦洪



觀塘重建區中一幢豪宅如大樹般生長，根部撐開，四圍舊樓被推倒成頽垣，如養份般被吸收，滋潤這片陌生的石屎森林。人稱「培哥」的梁錦洪，愛鴿如子，苦心經營鴿舍36載，因舊區重建，全盤心血一夜間被奪走。鴿與人頓時失去了方向，無家可歸。如今鴿去樓空，半生回憶、賽鴿情懷與古老的鴿舍，永遠埋葬在豪華宅第之下。

▲培哥對前路感到迷惘，慨嘆努力得不到認同（黃凱天攝）

培哥自中一開始繼承父業，經營鴿舍。對很多觀塘街坊而言，這間位於仁信里的「國際鴿舍」，以及這個愛穿樸素白衫，帶有幾縷滄桑白髮，外表平凡的中年男人，是他們成長時期的共同回憶。然而，曾經熱鬧的鴿舍如今已變得冷清，再也聽不見絲毫鴿聲。在頽垣面前，培哥回憶半生，仍舊道出一句「賽鴿永遠是我心中最愛。」

人鴿情深 屢奪獎項

家中擺放著逾百座大大小小的獎杯，印證著培哥在行內的地位，和多年來的心血。談起比賽經歷，他便雀躍起來，「1996年到泰國參賽，我的鴿子如戰機一樣，以最快速度飛越500公里，擊敗了12個國家

的對手拿下『泰王盃』」。那次比賽是培哥最成功的一次，令他獲得了人生最大的滿足感。其後，培哥又屢次在國內奪得「鴿王大獎」。



▲培哥的家中擺放了大大小小近百座的獎杯，見證了多年來的賽鴿成就。（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能在比賽中屢奪殊榮，全賴對賽鴿的悉心照料。培哥很愛惜每隻鴿子，把牠們都當成親生子般看待。一間鴿舍，200多隻賽鴿，他全部都很熟悉，「牠們有多重、幾多歲、健康狀況如何，我全都清楚」。雖然鴿子不會說話，但培哥只要一看鴿子的眼神就知道牠們需要甚麼，例如要吃多少飼料，喝多少水。

鴿舍除了賽鴿，還收養其他動物。起初，有街坊要到外地旅遊，把一隻「了哥」寄養在鴿舍，培哥只收取飼料的費用。後來，有人見培哥如此有愛心，便開始把棄養寵物放在鴿舍，除了鳥類，還有貓、狗等，吸引不少人前來領養，培哥亦因此深受當地居民愛戴。

鴿舍被拆 心如刀割

十月初，當街坊知道鴿舍將要被清場，便自發設計了一座體積三米乘兩米大名為「鐵鳥吶喊」的賽鴿像，豎立在仁信里一個屋頂之上，用來紀念鴿舍之餘，又為被市區重建欺壓的人發聲。一班街坊曾又在鴿舍外留守 20 多天聲援培哥，希望盡最後一分力守護鴿子們的家園。然而，這最後的吶喊都淹沒在一片石屎森林中。

如今鴿舍被冷冰冰的圍板封鎖起來，35 隻賽鴿無家可歸。培哥表示，「牠們全都是我兒子，我不想放棄。」儘管他如何不捨，礙於法例規定，最多只能在家中飼養廿隻賽鴿。失去了鴿子售賣權的培哥，只得兩個選擇，一是只能忍痛將多出的 15 隻賽鴿轉贈他人，一是每年付 7,000 元申領超額飼養牌照。然而，一時間找不找合適的轉贈人選，又負擔不起牌照費，只好眼白白看着食環署帶走牠們。

老來失業 步向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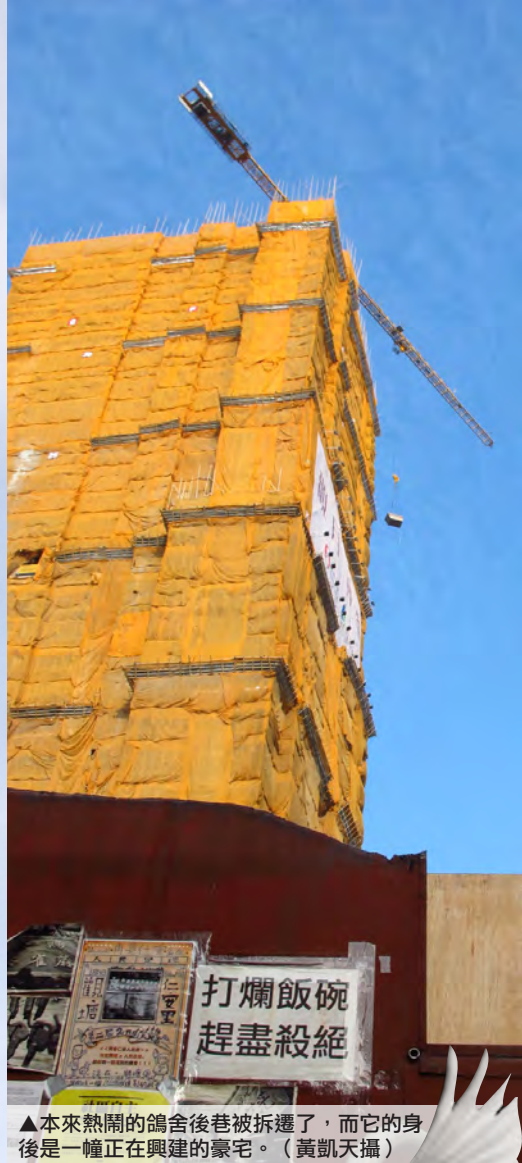
從前的培哥樂天知命，曾經在 80 年代花下兩萬多元買一隻賽鴿，價值相等於一輛汽車。「當時有許多朋友、行家都反對，笑我愚昧」，但他沒有後悔，「做任何事都要看長遠一點，即使要付再多的『學費』都值得，蝕錢也可當買個經驗」。在高峰時期，鴿舍同時育有 200 多隻賽鴿。

2006 年，鴿舍被爆竊令他經歷人生低潮。當時全店只剩下四隻賽鴿，培哥灰心不已，但為了生計，為了家中孩子，依然「忍着痛，頂硬上」，再次購買鴿子，將牠們重新交配繁殖，鴿舍最終能重上軌道。

「獅子山下精神」令培哥的賽鴿王國曾經輝煌一時，但面對市建局強勢迫遷，王朝終究被毀滅。本來性格樂觀的培哥，坦言「陷入了人生最低谷」，對前景感到絕望，更教誨兒子不要步他後塵經營鴿舍，因為「在這個社會努力是得不到認同的」。

多年前由父親傳下來的仁信里鋪位，遭市建局清拆後，培哥卻並未得到任何賠償。培哥表示，幼子才剛一歲，家中開支很大，「現在只能吃老本，但錢已經花掉一半」。經營鴿舍多年，沒有其他工作經驗，難以轉行，無計可施之下，他只好投下旺角雀鳥花園的攤檔售賣飼料。一代鴿王無奈地問：「我要賣多少飼料才能糊口？」

看着已變成頹垣的鴿舍，他說道：「政府只把賽鴿當作普通鴿，從來沒有重視過這個行業，如今更不擇手段趕走我，一生心血都毀於一旦。」鳥倦知還，但瞥見被蹂躪的家園，培哥就像一隻迷路的鴿子，不知何處返，對前路失去了方向。



▲本來熱鬧的鴿舍後巷被拆遷了，而它的身後是一幢正在興建的豪宅。（黃凱天攝）



▲培哥曾到政總示威，爭取賽鴿店牌照。（黃凱天攝）

賽鴿 知多點

賽鴿是用於競翔比賽的鴿子。比賽形式以鬥快完成長途飛行來決定勝負，分別設有 300 公里站、500 公里站及 700 公里站等比賽級別。賽鴿運動最早起源於歐洲等地，後傳入亞洲。賽鴿講求血統、體型、骨架等條件，故為不同的賽鴿配種會培養出不同的能力與效果。迄今，中國賽鴿會共有逾 50 萬名會員。而香港在 80 年亦是賽鴿高峰期，約有 700 多人玩賽鴿。

校長命生成

電影《顛佬正傳》中，飾演殺手的秦沛在幼稚園外揮刀亂斬，片中女教師驚慌失措，把孩子和同事拋棄校外，令他們慘成刀下亡魂。現實中，長洲女校長盧淑姬無懼持刀斬人漢，手執球棒，保護學生，英勇的表現令她瞬間成為「新聞人物」。外界歸功於她曾任職懲教所的經驗，但原來盧淑姬當年同情心滿瀉，為囚犯落淚，更被毒梟妻子「贈言」一句，「你樣子善良，不適合做這一行」，令她把心一橫轉行，自此與教育結緣 30 載。



盧淑姬



▲ 盧淑姬約 20 歲時投身懲教行列。（受訪者提供）

▲ 盧淑姬平日愛與學生接觸。（莊禮傑攝）



盧淑姬決定投身懲教行列之時，正值雙十年華，剛畢業的她處於尋覓人生方向的十字路口。同年母親離世，令她覺得要學會獨立，於是與同學相約一起報名，冀能一嘗紀律部隊訓練的滋味。

她憶述，進訓練營首天，同學有臨陣退縮的意圖，但她從未動搖，「自己決定了做的事就會做」。受訓半年期間，盧淑姬與不同人相處，爭執在所難免，生性平和的她卻未有捲入糾紛之中。「我們當時與一些長官共用洗手間，大家爭先恐後，為排隊小事衝突。曾有長官用粗言穢語挑釁我的朋友，我卻勸止朋友不要跟她吵、要忍讓。」那名長官後來被發現在宿舍吸煙和偷藏酒精，最後被革走。雖受欺凌，但盧淑姬未有幸災樂禍，只為她感到可惜，「她是大學生，讀的書比我們多，為什麼會這樣不檢點呢？」

囚犯被打 身同感受

盧淑姬誤打誤撞入職懲教署，短暫的一年八個月工作生涯，卻令她銘記一生。當時，盧淑姬負責在犯人與親友見面時站崗，每當看到團聚的畫面，她的眼淚都不期然流下，又會不自覺代入囚犯親人的角色。「如果我是那名母親，我會怎麼辦呢？如果兒子在囚，真的會很難受，日子也會怎樣過呢？」人非草木，她認為這樣的工作十分辛苦。那是仍有笞刑的年代，工作緣故，盧淑姬見識過青少年囚犯受皮肉之苦。她有次經過正施刑的笞刑室，聽到教官提起棍落的聲音，覺得自己好像一同在被打。

上世紀 80 年代，是越南難民流入本港的高峰期。盧淑姬指出，當時難民抵港後，要赤裸蹲下被懲教人員搜身，毫無尊嚴。她更指，有懂廣東話的女難民曾聲稱在船上被同胞強姦，「為什麼大家都是人，我們能在香港生活，他們就偏偏生於越南？」

上司：其實你好像老師

盧淑姬曾看守毒梟「跛豪」的妻子，當時「跛豪」的妻子曾對她說：「你樣子善良，不適合做這一行。」盧心想，「跛豪」妻子見過不少壞人，人生經驗豐富，由此判斷，可能是怕她有一日被同化，變得粗魯殘忍。無獨有偶，原來很多職員都認為盧淑



▲ 盧淑姬（右一）年輕時受訓片段。（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 盧淑姬（左一）趁放學時間與家長對話。（莊禮傑攝）



▲ 盧淑姬堅持記住每一名學生的名字。（莊禮傑攝）

姬「太善良」，「聽完一更阿 sir 咁講，另一更阿 sir 見到我又說：『姑娘，其實你好像老師，不適合做這一行』」。

懲教工作面對的人事都較複雜，年輕人未必能駕馭，更何況是初出茅廬、「太善良」的盧淑姬。她見過囚犯意圖發難，最終在亂棍下被制伏。她深明要升上高層，必須狠下心腸，她慨嘆「我想我沒有本事晉升上去」。

個性使然，同理心驅使下，盧淑姬自覺眼前的人和事都很悲慘，加上工作漸漸失去訓練時的挑戰性，情緒自然低落。「我經常問自己，我好像跟他們坐牢一樣，為什麼會這樣呢？」她漸漸反思自己喜歡做什麼，忽然想起中三那年遇見一位對成績優異學生偏心的老師，「我當時心想，我的老師偏心，他朝我當老師時，一定不會偏袒任何人」。盧憶起自己小時候也當過「小老師」，在大人們打麻將時照顧年幼的小朋友，用一本故事書、一杯好立克哄得小孩聽聽話

話，她不覺得煩厭，反而樂在其中。

親力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最終，盧淑姬棄鐵飯碗，毅然投身幼稚園，展開她的教育使命。她選擇教育為終身職業，30 年來不斷進修，由老師晉升至主任，2007 年再升為校長。盧淑姬以青蔥時那位偏心的老師為戒，堅持對學生公平公道，一視同仁。為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她自發致電小學校長作協調工作，為那名學生的未來作最好的預備。盧淑姬堅持記住每一名學生的名字，「要了解每個人的性格以至背景，才能因材施教。」

盧淑姬的懲教生涯不足兩年，與其 30 年的教育經驗相比，看似微不足道。要狠下心腸的懲教工作，與她富同理心、善良特質猶如錯配，卻造就她投身教育事業。盧淑姬說即使未曾投身懲教，也會站出來。但倘若沒有懲教生涯，她可能只是一名見義勇為的「好市民」，而非作育英才，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校長。

有夜食有福食 包辦伙食嚴鉅基

「窮唔代表咩，做每一樣嘢只要盡心盡力，都可以有出頭天。」



你 想不想每日午飯時間一到，就有熱騰騰的飯菜送在你面前？嚴鉅基抱着一顆熱誠的心，憑幾千元創辦平記，開始包辦伙食的生意，迄今為止百物騰貴、人手短缺、競爭激烈，受到一波波巨輪的衝擊，他仍默默耕耘，為的是一班「擁躉」。「窮唔代表咩，做每一樣嘢只要盡心盡力，都可以有出頭天。」

在柴灣的工廠裏，嚴鉅基負責統籌一切，有時更會親自上陣，教導員工如何預備食材。每日六點多供應商便送來新鮮的食材，伙計們手起刀落，把運過來的魚、肉類和蔬菜洗乾淨、切好，大廚兩、三小時便煮出千人伙食，再由其餘伙計出發送往中環、灣仔的寫字樓。



▲員工將一大煲的粉葛鯪魚赤小豆排骨湯放進湯壺中便加上湯渣。(黃靜薇攝)

十年伙計 十分默契

10時35分，金鐘第二卡車廂的第一道門，臨時工「大隻佬」已在幕門接替同事文叔由柴灣帶來的伙食，送往中環一帶。然後11時30分，兩人在上環中遠大廈等候小貨車，又分道揚鑣。12時左右，上環余仁生集合，擔挑的擔挑、手推的手推，各施各法，從不說多一句多餘話，「十年嚟從來冇咩大失誤，依時依候，員工飯鐘只係得一個鐘，點遲得？」負責送飯的員工說。

行業 敵不過巨輪

嚴鉅基在這行打滾了40年，見證了這行由盛轉衰，「我爸爸由50年代開始做包辦伙食，見證住香港經濟商貿起飛。」他當年除了做包伙食，還開創先河做兩餸飯，但再有遠見，也敵不過時代的變化。

由百花齊放的十多廿間，到現在只剩下數間，嚴鉅基說現在的人只看名牌，再真材實料，也敵不過宣傳、包裝，「我哋啲嘢食影相唔好睇，只係實事求是。」他慨嘆這行已經是夕陽工業，「做我哋依行已經式微，好話唔好聽，就係過到初一，過唔到十五。」

堅持 從來不鬆懈

做生意，嚴鉅基只求盡心盡力。「每一朝我六點就返到嚟，直到晏晝五點幾先門門，我一步都唔會離開舖頭，舖出面大小事務，我都會親力親為。」「你咁樣搬嘢嘅姿勢唔好，要小心啲，唔係好容易扭親。」一邊搓着薯仔餅，一邊叫着旁邊搬保溫箱的伙計，除了手起刀落的切菜聲，就只有老闆抑揚頓挫的叫聲。「一個老闆，唔係全部野都可以自己做完，要靠我啲伙記，而我只係安排每一個負責啲咩，令整個流程更加順暢。」

通脹 不只剩下加

在中上環，一個兩餸飯動輒便40至50元，平記的兩餸一湯，只是30元。「一個飯盒，成本大約廿蚊，只賺十蚊包舖租、水電同人工。」堅持做下去的信念，是希望每一位光顧他的客人也吃得開心。「等佢哋每日可以係寫字樓享受到價廉物美嘅午餐，呢一份自豪感，我相信唔能夠用錢代替。」

嚴鉅基面對水電煤的加價、食材價格上漲，寧願自己辛苦一點，也不願意將壓力轉嫁給消費者。「如果我哋加價，就會加重咗客人嘅負擔。你加我又加，完全唔係一個好辦法。」光顧了平記28年，大昌行的關太指，「初初平記嘅飯只係賣21蚊，28年嚟只係加咗九蚊，地鐵都唔止加咁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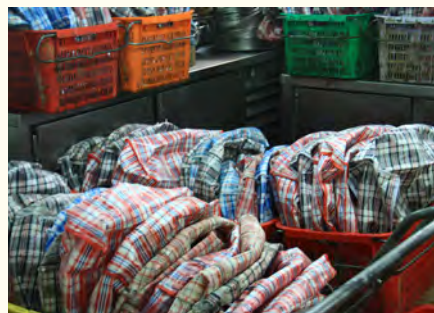
以時薪65元聘請洗碗工人無人問津，在平記，人手短缺也是他們面對的問題。嚴鉅基形容包辦伙食是食物行業的重工業，新的員工如走馬燈一樣，一個來一個走，完全不想做。以前包辦伙食，由坐落歌賦街的店舖出發，送到灣仔、黃竹坑，甚至尖沙咀，到現在只夠人手送往中上環、金鐘一帶。「我哋比40到45蚊都冇人願意入行，依家有啲客叫我去送飯，我好坦白同佢哋講我哋人手唔夠，根本無法做得到。」他最希望的，是有一班新力軍，可以將包辦伙食傳承並發揚光大下去。「每一個童話夢想，我相信都係要靠自己實事求是，如果有後生仔對依行有興趣而又唔怕捱嘅話，係呢行一定有發展嘅空間。」

盡力 總有出頭天

「如果人生係平鋪直敘嘅話，可能個個就唔係我。」嚴鉅基自豪地說。為了救前妻，他放棄了飲食這一行，賣樓賣車、一日做幾份工，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90年代我再重做依一行，拎著幾千元蚊重頭開始，克勤克儉咁堅持自己嘅事情做到今日。」跌過谷底，嚴鉅基不怕重新來過，只因當時爸爸對伙計說的那席話，「窮、冇用唔代表咩野，做每一樣野只要盡心盡力，都可以有出頭天，所以而家我會做好本份，係我有生之年，一直做落去。」



▲員工將一大煲的粉葛鯪魚赤小豆排骨湯放進湯壺中便加上湯渣。(黃靜薇攝)



▲嚴鉅基堅持把每一件煮食、送飯用具都小心處理。(黃靜薇攝)

獨立電影

用鏡頭紀錄被遺忘的小眾



▲《暉仔》劇照（網絡圖片）



▲《金妹》劇照（網絡圖片）



▲影意志的工作室。（黃樂宜攝）

香港獨立電影的男女主角，大多是社會上被人所忽略。香港獨立電影的男女主角，大多是社會上被人所忽略的小眾。獨立電影導演林森（小圖）曾拍攝過一部有關新移民和南亞裔人士的電影《暉仔》，題材源於他的成長地深水埗。他回憶，小時候放學回家的途中，經常會聽到很多不同的語言，普通話、菲律賓話、印尼話等等不停在耳邊交織著。「那時我便產生一種好奇心，開始留意這群社會上的小眾，想知道他們是如何找工作、在香港獨立自強。」

關心社會 聚焦基層生活

林森續指，「一齣好的獨立電影應該有補充主流電影的功能。」基於市場的需要，主流電影多以誇張驚險的情節作賣點，往往忽略了基層市民的生活剪影。他無奈地指，現時電影院放映的電影大多以明星陣容作賣點，導演又會為演員度身訂造發揮演技的橋段，令主流電影的劇情欠啟發大眾關心社會的功能。

另一名獨立電影導演陳浩倫，亦多以社會基層為主角，拍攝揭露社會不公為題材的電影，例如外籍傭工受欺壓的慘況、本地婦女勞工生活、天水圍街邊擺賣的小販等。陳浩倫在大學修讀文化研究，畢業後曾於香港電台擔任記者，因受工作環境及學歷背景影響，經常接觸社會小眾。他認為，獨立電影是一個可以自由地表達對社會不公義的不滿的平台。他希望用鏡頭紀錄社會上被遺忘的社群，用真實的影像讓更多人關心他們的處境。

為尋女主角 導演兼職洗碗

雖然獨立電影的題材多來自日常生活，但要找到合適的素材，如人物、故事背景等卻不容易。電影《金妹》描述了一名在後巷洗碗女工金妹的經歷和工作情況。導演盧鎮業為了拍攝這部影片，曾親身在該餐廳兼職三個月，那時他負責收拾碗碟，工作期間認識在一名人稱「金妹」的洗碗女工，發現其一舉一動皆十分有趣，

例如言談間離不開昔日在內地的生活，於是用朋友、同事的身份邀請金妹參與拍攝。

被問到金妹對電影的反應，盧鎮業笑說：「我有在該餐廳舉辦一個小型放映會，金妹看過電影後沒有說感受，因為她始終只是一名文化不高的洗碗女工，未必明白電影背後的用意，只是笑自己的樣子不好看。」但他留意到，金妹在電影放映後心境比以前開朗：「昔日金妹不會和其他員工同桌吃飯，但電影放映後她開始和同事吃飯，笑容亦比以前多。」



▲林森認為獨立電影導演要有良好的觀察力和好奇心，才能發掘身邊被遺忘的人和事。（黃樂宜攝）

主角沒有爐火純青的演技，卻有着比最佳女主角更真誠的感情；沒有跌宕起伏的劇情，卻紀錄了比劇本更令人動容的真實經歷；沒有電影公司龐大的投資，導演甚至親自出馬當「卧底」尋找主角。這就是香港的獨立電影，一些為小眾發聲的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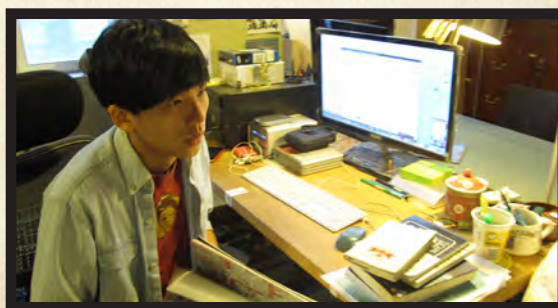
「硬食」成風 難突圍

黑社會大佬戀上警察、車禍後失憶忘記情人、父親原來是養父等等的電影橋段，幾十年來不停以新瓶舊酒的方式推出。同樣的劇情，只換上不同的影帝影后演出，票房卻屢創新高。盧鎮業對港人這種「硬食」的生活態度感到奇怪：「差不多每部警匪電影都有槍戰、臥底這些情節，人們依然魚貫地入場觀看，但又有多少市民見過警匪駁火？相反，獨立電影拍攝是市民經常接觸到的人和事，理應可以引起他們的共鳴，但最後卻被無視了。」

主流電影主宰了港人的口味，大多劇情都千篇一律，但香港人選擇「硬食」，最後使電影只淪為娛樂的工具。一罐可樂，一桶爆谷，便成為都市人對電影的直接聯想。獨立電影的社會使命，還可以在這個商業主導的香港堅持多久？

小市民可當大導演

由於香港人對獨立電影的概念模糊，本地獨立電影藝術團體影意志及三個民間團體聯合舉辦了「草根電影拍攝計劃」，讓導演指導和協助街坊拍攝的電影，使獨立電影主動走入普羅群眾，並提升大眾對這門藝術工作的認知。初次接觸獨立電影的市民十分投入，不但擔當導演、編劇和剪接的角色，更加找了不少鄰里朋友充當演員和工作人員等，製作認真。其後電影更製作成影碟免費派發，讓更多草根階層可以分享製作成果。



▲盧鎮業指現在科技發達，普通市民亦可以自行拍片成為獨立電影導演。（黃樂宜攝）

青年避談 生死教育 「不得好死」

近年社會提倡由長者為自己籌備生後事，有團體安排長者參加善終服務，參觀墳場、試穿壽衣、訂立遺囑等，成效不俗。滿以為社會打破談論死亡的禁忌時，新一代仍十分忌諱死亡，公開談「死」，會被誤會成有親人過世。專家表示，年青人接受生死教育，可學會珍惜眼前人，但目前本港生死教育的成效存疑，舉辦的機構各自為政，促請政府帶頭發展生死教育。



生死教育

參加過生死教育講座、正就讀香港大學英文教育系的謝寶怡表示，自己不熟悉生死題材，「只聽過殯儀館有『屬豬屬牛請迴避』的規矩，感覺很像肉隨砧板上，任人魚肉」。直至她的家人過身，她才了解如何處理繁複的手續、遺囑等。她補充，身邊的同學仍對談論死亡有所顧忌。她曾在社交網站Facebook發表自己對死亡的感受，朋友即煞有介事地留言，「你沒事嗎？今日是你家人的死忌？」，反映年青人認為除特別日子外，死亡不是平日可提及的話題。

從死學生 反思生活

生死教育學會主席、港大社工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周燕雯解釋，生死教育一般會通過講座、研討會、工作坊等活動，讓大眾打破談論死亡

的禁忌，明白任何人必經死亡階段。長者預先準備身後事，購買壽衣、棺材、骨灰龕位，便是其中一部分。

周燕雯認為，現在醫學昌明，令人誤以為什麼病都可以醫好，但其實死亡仍然是無法逃避的。她強調，生死教育並無分年齡、階級、性別等，「死亡是一個點題，生死教育最終目的是從生學死，活出生命意義」。她以青少年為例，「未必是他自己死亡，可能是他的祖父母，甚至同校的同學過世，都會對他們造成巨大打擊」。青少年會後悔沒有珍惜與死者生前的相處時光，因而感到難受、內疚和自責。生死教育正是令人明白生命是有限，更珍惜所有，減低他們在親友離世後的遺憾。

她曾任教有關死亡的通識課程，其中一節是模擬飛機失事情況，學生需撰寫遺書，大部分學生在「死到臨

頭」時，會特別想對家人致謝，「不少學生在課後都異口同聲向她說，希望回家吃飯」。

剛畢業、現職護士的黃小姐，因工作上經常接觸到死亡，亦眼見很多病人家屬因為對死亡的不了解，在照顧重病家人時，壓力很大，十分迷惘。她也十分嘆惜一些人在家人快將離世時，才意識到家人的重要，但已經無法彌補，因此她希望透過生死教



▲周燕雯指出，生死教育以死亡為一個點題，提醒人好好生活。（陳展希攝）



▲在一天體驗生死學習計劃中，參加者可親身躺在電子棺材，寫上留給最愛的說話，反思死後的狀況。（相片由聖雅各福群會提供）



▲生命教育館內的彩虹橋，展示了人生不同的階段，如出生、畢業、結婚等。（陳展希攝）

育，令人更懂得珍惜和家人相處的時光。

親身體驗 感受更深

聖雅各福群會開設的方舟生命教育館設有「吾生・悟死」的一天體驗生死學習計劃，帶高中學生參觀殯儀館、墳場，又會讓參加者親身躺在電子棺材上，然後蓋棺，讓同學在獨立的空間中，反思自己死後的狀況，想像自己的喪禮。

館長羅秀媚指出，年青人總覺得死亡離自己很遠，無需探究生死題材，「當他們細讀墓碑的文字，發現有些人離世時仍非常年輕，甚至只是小朋友，令他們反思原來死亡可以突如其來」。她表示，體驗活動一般較傳統講座受歡迎，參加者可抽離現實，觸動心靈，寧靜地反思生死。

教育走向政策 港人「好死」

獨立記者陳曉蕾著有《死在香港》系列，探討本港死亡議題。她指出，60年代時，很多人是死在家中，故死亡對人不是一件很遠的事。但按衛生署數字顯示，現時每年平均有九成人都是死在醫院，「所有的後事都是交給殯儀館，死亡變得陌生」。她又指，港人不關心有關死亡的政策、設施和服務，導致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包括火化位不足、殯儀館濫收費用等，最終造成港人不得「好死」的局面。

她認為，生死教育除改變人對生命態度、價值觀之外，應兼備討論死亡政策的範疇，例如改善骨灰龕、殯儀、寧養院等配套，「生死教育關注到整個社會，沒有生死教育，香港在死亡的制度和配套近乎沒有」。

無人牽頭 倡納入課程

陳曉蕾認為，本港的生死教育欠缺改善死亡政策的功能，「只是舉辦很多的活動」，或屬於補救性的工作，「當學生發生自殺案後，校方才舉行一些生死教育的講座，輔導學生」。她將問題歸結於不同的非牟利組織各自為政，按照機構自身的想法設定教育內容，整個生死教育方向散亂，成效存疑。

她稱生死教育可仿照性教育的做法，納入常規課程，訂立學習目標，才能有效進行。周燕雯則建議，本港的生死教育處於起步階段，可參考台灣的做法，應由官方帶頭發展。「台灣的生死教育是由教育部牽頭，納入學校的指定課程，亦有一些官方的指引和教材套」。她期望，採用官方教料能統一本港的生死教育。



大自然村校 師生一家親

「**沒**有不好的學生，只有不同的學生。」村校校長的一句話，道出學校的教育理念，用愛感動每名學生，用心研究有趣的教學方法，讓孩子在大自然中尋找正確的價值觀，在純樸的校園裡建立自信。有多少人願意去窺探這間有點遙遠，又與別不同的學校？

舊日新界村民興建村校讓村內孩子上學，時移勢易，不少新界村民已移往市區生活，打鼓嶺區內有不少村校收生不足，最終遭到殺校。只有嶺英公立學校一次又一次渡過難關，50多年屹立不倒。嶺英公立學校位於香港邊境禁區，鄰近羅湖，從上水火車站沿路向打鼓嶺方向一直走，途中會經過邊界警區，行人、車輛都要向警員出示禁區紙才可出入。繼續向前走，只見道路越來越窄、建築物越來越少，甚至看到一大片綠油油的田野。

自然教學 傳授知識

學校環境優美，被各種樹木及植物包圍，校園內亦別有洞天，除了地方寬敞，更有花園、菜園、蘭花閣，校園內外都充滿自然氣息。學校遠離人煙，雖然從上水火車搭小巴只需十二分鐘，亦有巴士可到打鼓嶺，但下車後仍要在村口走一段路，加上學校被一大片田野包圍，街外人難以找到，老師多跟學生乘校巴或自行駕車回校。但有老師不怕路途遙遠，被學校的鄉村氣息吸引，堅持到校教書。

彭家俊剛畢業，本學年到嶺英學校任教數學科。他說：「因校內有很多跨境學童，希望可幫助學習能力較差的學生，加上學校充滿大自然氣息，因此到這校教書。」他補充，校內班級少，除有兩班小一外，其餘的年級只有一班，比起一般市區學校，有更多時間接觸學生、與他們聊天。彭家俊同時負責課外活動，他運用自己的園藝知識，教導學生種植蔬果。他在種植過程中滲透生命教育的元素，希望能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彭家俊讓學生放下種子後，要他們寫下對



▲學校花園種植不同盆栽，是學生最喜歡的角落。（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該植物的期望，「有學生希望植物長出很多果實，但有很多因素會影響植物的生長情況，他們期待的結果是否一定實現呢？就如人生一樣，我們希望獲得的東西又是否一定得到？」他希望學生由此可以明白理想與現實的分別，生活中面對困難時更可以勇於面對。

老師上課時可利用學校的環境優勢，以大自然教學法傳授知識，讓學生走出課室學習。已在嶺英學校任教 21 年的賴長天負責數學及體育兩科。他認為，校內環境有助教學變得更生動有趣，「樹木在吸水和蒸發的過程中，每十秒至一分鐘會發出聲音，猶如人的心跳聲，可藉此教導學

生的時間及速度觀念等數學概念」。他會於校園中放置不同圖形和界線，又叫學生到菜園中估計植物的數目，讓學生自由探索，利用大自然教數學。

以溝通替代嚴斥

採訪當日，記者見學生彬彬有禮，上課安靜。不過，原來學校幾年前常出現偷竊、欺凌事件。嶺英公立學校校長朱國強指，他四年前剛到該校工作時，學生學習氣氛較差，並常有違規行為，師生關係一般，老師常責罵及懲罰不聽話的學生，一排排的學生被老師罰站。

為改變學校風氣，朱國強提倡「正面文化」、「關愛文化」、「欣賞文化」，希望老師可以建立正面思想，用正面的教學語言，多鼓勵學生。他認為，老師說話的內容及表達方式是可以影響身邊的人，當老師教導方法稍有改變，多發掘及讚賞學生的好行為，學生的言行舉止逐漸變好。他亦帶領全校教師一同修讀身心語言程式學，讓教師更了解學生的想法，「老師要相信他們是好，才有動力令他們好，如果老師覺得他們是爛泥，又如何教到他們好？」

朱國強相信，「沒有不好的學生，只有不同的學生。」每位學生都有他們的特質，學校要因材施教，特別抽出一些缺乏成就感的學生參加成長課、堆沙比賽等，希望學生可建立自信。就讀四年級的文迪樂於小一下

學期時，由上水市區的一所小學轉校到嶺英學校，他認為現時的老師「不會好惡」，「以前學校的老師很嚴厲，跌了少許餅乾、寫錯字就責罵學生。」他又稱，以前上課時不小心睡著了會被老師罵，但這裡的老師反而會給他時間休息。

師生猶如父子

採訪當日，記者拜託朱國強安排學生接受訪問，他隨意打開桌上的點名簿，一看學生名字就知道他們的背



▲彭嘉俊認為，能夠在嶺英執教可幫助跨境學童。（鄭慧敏攝）



▲朱國強表示，學校英文水平不遜於市區學校。（鄭慧敏攝）

景及情況。他認為，村校有人情味，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較密切，「老師記得大部份學生的名字、特質，老師會把手提電話號碼給予家長。」從上水市區轉校來的林睿欣指出，老師常與學生聊天、說笑話，朱校長更曾帶過她的妹妹到學校看她的表演。

由於嶺英學校鄰近羅湖，近年有越來越多跨境學童到該校讀書，為保障跨境學生的安全及過境秩序，學校每日會派老師接學生上課及放學，上學時老師會預早到羅湖關口接學生過關及上車，放學時老師亦跟學生乘校巴過關。過程中，不但可照顧學生的安全，更有助拉近師生關係。彭家俊認為，此舉可加強兩者之間的溝通，又可了解學生對課堂的意見。而賴長天亦表示，學生與老師猶如一家人，「曾經有學生因遺失證件滯留在港，放學後不能回家，要親自將學生帶回家照顧一、兩晚。」

雙非學童湧入村校

因雙非學童增加，嶺英學校亦受惠，於本年度加開一班小一，學校亦正進行擴建工程，改善配套設施。過往，該校因處於偏僻位置，每年的入學人數不多，老師要到內地的教育展「拉客」，避免學校遭殺校。

雖然學校現時已解決了收生不足的問題，但賴長天擔心，學生人數增加，令師生關係漸變疏離，老師與學生接觸的機會減少。學生在小息及午膳時的自由活動空間，可能會因人數增加而限制他們的活動範圍。

現行「零雙非」政策也許令日後雙非學童的人數下降，不過朱國強卻不擔心學校會再面臨殺校危機，因禁區將於 2015 年開放，加上從上水火車站到學校只需 12 分鐘，他相信，學校的辦學質素會越來越好。

學生話



▲林睿欣認為，功課比以前少，相對輕鬆。
(鄭慧敏攝)



▲文迪樂覺得學校環境舒服，感到高興自由。
(鄭慧敏攝)



▲園藝課時，學生會在菜田中種植不同的蔬果。(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賴長天可以看到學生不斷進步，感到欣慰。
(鄭慧敏攝)



▲嶺英公立學校的課室是設計簡單的多用途課室，平房式設計增加師生碰面的機會。(鄭慧敏攝)

近年新式板類運動—漂移板，成為日本、內地滑板迷的新寵。有別於傳統雙腳一板的滑板，漂移板分成兩塊板，需用雙腳各踏着一塊板。新手踏上漂移板，會感到左右搖晃，難以平衡，有半空「漂移」的感覺。有板迷以板代鞋，引來途人注視。玩家指本港漂移板的發展未成氣候，沒有正式練習場地。玩家要鬼崇地使用政府轄下的滑板場練習，以免被驅趕。

以板代鞋 漂移板 滑出自信



▲亞洲漂移板總會定期團練，不時有新手加入。總會負責人Leo趁機教導正確玩法。(文義怡攝)

根據亞洲漂移板總會網站的資料顯示，漂移板源於美國極限運動家Ryan Farrelly改良下坡滑板時，產生以雙腳各踏着一塊板，代替傳統的雙腳一板的靈感，直至2003年發明漂移板(Freeline Skate)。漂移板的裝備簡單，只要配戴護腕及頭盔、穿着平底鞋便可。玩家將腳踏在漂移板的中間部份，挺直腰，下肢微彎曲，形成內外「八」字姿勢，推動漂移板。移動時單靠玩家的身體擺動，無需踏地借力，故行走的速度比一個般滑板慢。而漂移板的玩法多以場地區分，例如在街道上滑行，稱為「刷街」。

難度高 克服恐懼

亞洲漂移板總會負責人Leo表示，漂移板只有約一個手掌大，方便攜帶，故近年來開始受到本地滑手的愛戴。他又指，漂移板需要全身肌肉的配合，有助改善體型、強化腿部肌

肉以及訓練平衡力。

Leo指出，漂移板難度高，需要耐性，許多新手多次失敗後，都會選擇放棄。他解釋，人習慣以前行及後退的方式走路，兩邊的平衡力較差，而漂移板正要運用左右方向的平衡方式，否則容易從板上跌下來，玩家必須克服和習慣跌倒的恐懼。他建議，初學者需扶着欄杆滑行，以及保持放鬆的心情，不怕跌倒，會更易打好基本功，學懂滑翔、加速、轉向、剎停等的動作。

他提醒，初學者需留意每次練習的時間不能過長，每次一至兩小時，否則只會令肌肉疲勞，增加受傷的機會，一般人練習五至十小時後，便會上手。他解釋，玩家愈疲倦，愈易跌倒，令手按在地上，引致皮外傷或手腳瘀傷，或在練離板動作時，板子會有撞傷腳腕。

以板代鞋 高「收視率」

擁有四年漂移板經驗的資深玩家黃浩然笑言，只要玩家技術高超，「在彌敦道一邊滑行，一邊避開行人，也不成問題」。他強調，羅馬非一日建成，要提升技術，必需持之以恆地練習，訓練過程需要的耐性、汗水和艱辛，不容小覷。他認為，當滑手充分體驗「跌倒了，爬起身」的精神後，意志變得更堅強。

黃浩然本身有玩單線滾軸溜冰的經驗，亦會以其代步。他略嫌單線滾軸溜冰不夠輕巧，希望尋找更方便的代步工具。他最後透過網上視頻，認識到漂移板。剛接觸到漂移板時，他跌倒不下數百次，曾試過跌至皮膚瘀傷，但未曾想過放棄。每一次都要靠意志和決心站起來，多次練習才領悟到如何在板上，取得平衡。



▲漂移板的基本配備包括頭盔（左）、手套（中）、漂移板（右），（圖中）示範「下山」的花式動作，以手撐地，可在斜坡上減速。（文羨怡攝）

他現時以漂移板代步上班，節省由家出發至港鐵站的時間。他笑指，常常都會吸引不少旁人驚奇讚嘆的眼光，有很高的「收視率」，「漂移板令我獲得莫大的滿足感，變得更自信及耐性。」

未成氣候 「正名」惹爭議

相較於本港，漂移板在亞洲其他地區，例如中國內地等，發展較具規模。其中日本更有漂移板花式比賽，設有一套具系統的等級評定準則，滑手需在限時內做出系列花式動作，由資深滑手評分。

反觀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有十個滑板場地，設有低欄杆、斜台等，供市民練習滑板、花式單車及

輪滑，但不包括漂移板。在滑板場內玩漂移板，可能會被政府人員驅趕。黃浩然直言，玩家通常無視限制，照樣玩漂移板。他無奈地指出，玩家一般會偷偷摸摸地練習，「有警察驅趕，便一定要離開，所以刷街必須低調」，否則難以找到其他設備如同滑板場般完善的場地。

Leo 解釋，康文署將漂移板界定為滾軸運動，而非滑板運動，玩家只能在滾軸溜冰場練習，但滾軸溜冰場欠缺 U 型高台等設備，難以練習花式動作，令本港漂移板發展滯後。他深信，滑手保持自律，注重他人安全，不影響到其他場地使用者，令漂移板的形象保持正面，不影響到其他場地使用者，「要享用公共資源，首先要做好自己」。

漂移板的玩法

種類	解釋
平花 (PK)	平地上玩漂移板
刷街 (Skate Trip)	街道上玩漂移板
下山 (Downhill)	斜坡上玩漂移板，滑手將身體蹲下，單手撐地，加強平衡
滑板公園 (Skate Park)	設有 U 型高台、騰躍台、障礙物等，
冰地 (Ice)	在冰地上玩特製的漂移板
雪地 (Snow)	在雪地上玩特製的漂移板



後投

▲從後投下漂移板，用腳準確地踏上漂移板。



前單腳

▲滑行時將後腳舉起，只用前腳平衡並滑行。



後單腳

▲滑行時將前腳舉起，只用後腳平衡並滑行。



後腳前投

▲滑行時後腳投出後板，滑行一段距離後接回。



抓板跳

▲前手拿起前板，前腳落地，同時後手連板和腳拿起及跳高，同時放下雙板，踩板繼續滑。



原地轉 360 度

▲準備原地轉一個圈的動作。

（文羨怡攝）

璀璨夜景代價高 香港光污染嚴重

香港的夜景被稱為世界三大夜景之一，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前來觀光。在璀璨閃爍的燈光下，你會發現這顆東方之珠並非浪得虛名。然而，燈光為這繁華的都市帶來美譽的同時，亦帶來了光污染問題。廣告牌、街燈、寫字樓，燈火通明，在隨處可見的強光之下，香港像是沒有晝夜之分，不但影響到附近市民作息，更破壞生態環境。



1. 各式各樣的燈牌鋪天蓋地，夜間猶如白晝，光的使用量巨大。（葉考欣攝）
2. 在漆黑的襯托下，高樓大廈的燈光化成點點繁星，但真實的星光已不復見。（葉考欣攝）
3. 街頭兩側的強光，不但浪費電源，還對附近居民的生活構成了滋擾。（葉考欣攝）
4. 花園街排檔燈火通明，商戶使用的燈光比街燈還亮。（葉考欣攝）

與社區共存的流浪貓

記者 李慧筠
編輯 王方南



▲臨近黃昏，流浪貓「哥哥」坐在餵飼牠們的婆婆家前，合上雙眼等待「開餐」。（李慧筠攝）



▲外婆握著小孩的手，耐心地教他輕輕撫摸貓的身體。（李慧筠攝）

「自來貓」，驟耳聽來自由自在，來去無蹤。有人卻覺得牠們骯髒不堪，比老鼠還討厭，人人喊打。近年，虐殺流浪貓的案件不絕，保護動物權益政策又只聞樓梯響，形單影隻的自來貓成為了社區的「弱勢社群」。然而，社區上仍有不少善心的街坊、街市檔主自發地照料自來貓，甚至為牠們各取名字，談起可愛的貓兒時更笑逐顏開。人貓共存，或許並非難以實現。



▲不少流浪貓和村內的店舖建立了感情，貓走到老式髮型屋的窗外，屋裡的東主與牠對望。（李慧筠攝）



▲大園一間藥房飼養著白色的自來貓，晚上藥房前人來人往，牠淡然自若地坐在人群中。（李慧筠攝）



▲「這些貓是以前租客留下的，我不忍心，便開始餵飼牠們。」婆婆早上、黃昏時分都會呼喚附近的流浪貓進屋開餐。（李慧筠攝）



▲長沙灣保安道街市有很多自來貓，牠們白天在檔攤午睡，晚上便在街市裡竄走遊玩。（李慧筠攝）



▲自來貓「阿黃」年紀比較大，行動緩慢，水果檔檔主 Lisa 讓牠坐在自己平日坐的木椅上。（李慧筠攝）



▲即使不是自己養的貓，水果檔檔主成哥亦能夠逐一介紹牠們的名字和個性。（李慧筠攝）

浮游在城市的浪牛



▲一群牛不理會正在行走的車，跟隨帶路的牛前進。(黃雅盈攝)



▲一隻剛出生沒多久的牛正學習如何適應都市生活。(黃雅盈攝)

誰明浪子心，流浪牛千山走遍，置身寂寞路途，曾經是農人的好幫手，現今淪為城市中被忽略的一群牛隻本應在鄉郊生活，吃嫩草、喝溪水，悠閒散步；現今牠們卻在都市中上演另類生活，在花圃中吃僅有的草，喝大雨過後短暫出現的水流，於車水馬龍的混凝土上行「cowwalk」，儘管車輛不斷的響號，夾雜着一些市民的咒罵，牠們仍悠然自得。不過我們在埋怨牛隻阻礙交通之時，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牠們會在鬧市出沒？又有沒有想過牠們為何要這樣生活呢？一次又一次牛隻被車輛撞死的意外發生，我們要繼續漠視，還是對牠們施予援手？



▲流浪牛不怕和小朋友近距離接觸。(黃雅盈攝)



▲牛隻在花圃中吃僅有的草。(黃雅盈攝)



▲一群牛連群結隊的在馬路上行「cowwalk」。(黃雅盈攝)



▲牛隻站在行車道的中間，容易發生意外。(黃雅盈攝)



▲有熱心的市民會沿途照顧着牛的安危。(黃雅盈攝)

AVS 義行義跑 義014

AVS Walk & Run for Volunteering 2014

2014年1月12日(星期日)

12th January, 2014 (Sunday)

 義務工作發展局
AGENCY FOR VOLUNTEER SERVICE

義行 Walk for Volunteering

路線:

▶ 白石角海濱公園 ▶ Pak Shek Kok Waterfront Park
▶ 白石角海濱長廊 ▶ Pak Shek Kok Promenade
▶ 白石角海濱公園 ▶ Pak Shek Kok Waterfront Park

Route:

▶ Pak Shek Kok Waterfront Park
▶ Pak Shek Kok Promenade
▶ Pak Shek Kok Waterfront Park

起步時間: 上午10時正 (全程約需1.5小時)

Starting Time: 10:00am (Journey about 1.5 hours)

義跑 Run for Volunteering

路線:

▶ 白石角海濱公園 ▶ Pak Shek Kok Waterfront Park
▶ 近元洲仔公園 ▶ Near Yuen Chau Tsai Park
▶ 白石角海濱公園 ▶ Pak Shek Kok Waterfront Park

Route:

▶ Pak Shek Kok Waterfront Park
▶ Near Yuen Chau Tsai Park
▶ Pak Shek Kok Waterfront Park

起步時間: 上午8時30分

Starting Time: 8:30am

齊來行義，立即報名！
Support Volunteering, Enroll NOW!

網址 Website: www.avs.org.hk
電話 Tel: 2527-3825
電郵 Email: frp@avs.org.hk

鳴謝:
Special Thanks to:

 新報人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學生刊物